七十六。

晉

王敦 沈充

桓溫 孟嘉

桓玄 卞範之 殷仲文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弢

杜曾

王含

祖約

孫恩

虞嶷

王恭 徐道覆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
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道士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
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與愷愷失色而敦愕
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
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後為揚州刺史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而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
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屬屬不得送敦及洗
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皆悲泰於路側望拜流涕
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簒位敦叔父彥爲
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彥被執王師攻
懼倫兵彊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
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
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末徵拜尚書監于時天下
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部給將士金銀寶物

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
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
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 言令縲縛等十餘人
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勳仲於江
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
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
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
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

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等作亂荆
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
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
爲荆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
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表 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杜林賊自效敦許之
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承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華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六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比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昔杜漸防萌愼之在始中間小違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禁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踰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英）欲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女奴）效生心逐相怨謗指讁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此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臣門下特受榮任備兼權要濫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刳心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冬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人攀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顧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臣聞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邊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蝉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兒龍麟迷不詳所由惶愧跼蹐情如灰土天下大盡理實難道雖凡近未有織濁之累既往之勳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云吾

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泰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
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言謂前恩不
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
齊之以禮頃者令道守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師并
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鎮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
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
宏達遠識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人
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
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玷之譏子
犯有臨河要君之責韓彭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
以道守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
過要之將來道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
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
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
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
稷表至道守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
清談口不言財色家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
閫外手控彊兵握從容顧盼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

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益
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搆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
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
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
從事中郎陳頵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
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
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
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思爲
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以討胡實欲敦也永昌

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
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
福自內有識扶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擊義內自
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音魏已來未有此比
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
爲惠澤自可使其大半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
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
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
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

使隳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
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
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一百姓哀憤怨聲
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弘恭石顯未足爲諭是以遐
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宄狡獷養養未有隄比雖無忌寧
宰輔與國存亡誠之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驚駴志存
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
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遠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
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音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
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
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
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
海又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音鎮揚州虛心下士優
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
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四海延頸
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
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血橫

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冥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刀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户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禄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亡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屈扎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扎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扎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愷督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

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大常應詣拜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帥有異志者輒害之以其從弟舒爲荆州刺史舒爲荆州牧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荆州刺史舒爲江州刺史鎮武昌以從弟豫章太守秘爲湘州刺史秘爲湘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遂爲徐州含字處弘以百口保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爪牙充等並凶悍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日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秘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閔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嶠散騎常侍虞騷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及屬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冀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

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馬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刀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入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肯遠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耻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荒荒在疚哀悼靡寧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暑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賴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

舍忍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彊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昔賢任惡錢鳳暨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凶相將矣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敦以隕斃鳳承凶

元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譙武將軍兗州刺史鄧岳武將軍譙精銳二萬水陸齊勠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兼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肯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疋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

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
畏逼首領不得相遠論其忠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
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薦用者一無所問刺史
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
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悉曠日久或父母隕沒
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徐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
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
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行儒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
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
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
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勿以含爲元帥鳳
等問敦曰事起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
天子便盡殺卿兵勃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
狀溫嶠以誅姦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遣含書曰近
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氐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
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舉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云月
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
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懷有往年之痛不復保

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詔斯之命具郊徼旨近有嘉詔崇
凡人命望兄嬰奚君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
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大半俱下雖當逼迫
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
臣伸玉妥期亦不足作佳少年奉來門戶良可惜也兄
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爭昔年安臣亂朝
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
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將終之日委重安
期妥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百寮宰相之迹邪自
開闢以來旗有宰相孺子其可不諸有耳著旨謂是將禪代
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
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
聞於遠近自知無全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
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力非徒
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寧恩兄弟顯寵可謂隆
矣道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旨張膽為六軍之
首寧忠國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袒文之勳

不遂而兄一旦爲逆即之良貧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
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
兄益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
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
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
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
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平事猶可追
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尚導以爲灼但也含不荅帝遣中軍
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
耳門戶衰矣兄年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
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復
卧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
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
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
見刀恊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
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
諸葛瑤等常縱酒遙樂流充自吳帥衆萬餘人至與含
等合充司馬顗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

情離衆沮鋒銳挫士持疑猶豫必至禍敗今若決破柵
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望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
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隤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
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
歸于吳含復率衆濟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
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
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
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瘗出尸焚其衣冠跟而刑

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
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簒逆漸臣徐
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僭逆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
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
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宏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
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
黨悉平敦晉昌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
財利元好清談時人莫知唯族兄戎異之經略拍麾千

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
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
言唯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
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
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
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作羞婢相謂
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
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
人嘆異焉沈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

于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
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
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禍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
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
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侯倖在位鮮不敗
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音歸臨與敦別
因歌曰徂厲飈起蓋山陵氛霧散日五石焚徃事既去
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
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

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兵事
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
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已五尺之
童知其異忘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
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
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柰何協同逆圖當不義
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有叛與之
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
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
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
充曰封侯不足貪也雨以大義行我我宗族必厚報汝
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縛之充手動竟滅吳氏勁見

忠義傳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
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
也彝爲韓晃所害溫令江播豫壽春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處兄弟三人居喪

置刃於中以為溫備溫說稱弔實得進刃觀於盧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鑒姿貌甚偉高有七星以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堪當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

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乘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閒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

於是攻之勢衆大潰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
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當高答堅勸勢降乃自縛輿
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
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愉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
侍韓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
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
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温欲率衆北
征先上疏求朝廷交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貳
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

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鷹瘧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
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穀帛支計僅爲温所廢將謀避之又
欲以驕虜幡駐温軍內外嚻嚻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
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迴軍還鎮上
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
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
及社稷省之懊憒不解其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鎡吉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

未雪幸因開霽之時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
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
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謁
誠垂泣流奔霍光盡忠上官生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
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高發陽秋陛下
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
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自非羈旅之賓
跡無讎隙彭之釁而反開起於心胷交亂過於四國此古
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氷
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冀義之衆慷慨即路
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
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
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釁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
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殼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
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
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
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

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荊
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年雄衆
數萬屯嶢柳愁思追以距温遂大戰生親自陪陣殺温
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
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敗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
次女媧堡温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民皆
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
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時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
蒲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温
于襄陽初温自以雄姿英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
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
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問其故荅曰温
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
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
似恨雌温於是襆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哥孔
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
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
八三軺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復修園陵移都洛

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
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轉國將軍
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
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
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
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
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
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
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贏牸字魏武入荊州以
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
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
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
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
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
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遣西陽太守滕畯出
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
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

復階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隆臨賀爲縣公以封其
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
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
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
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内
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通悲惶痛心於既往
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明之德鳳
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備知
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
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彊理華夏使惠風陽
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
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
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廻衆星斯仰本源既
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
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
而自絶矣故圓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焉
所以成務苟乃海運既從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
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老先王經始

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
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羯
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宰揚越蠻盜以待龍申之
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忘也地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
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
習成俗遂望絕於李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
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
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區夏諸華咸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
表者請一切徙以實江南

桑之務盡一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
信順交暢并邑餘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
振旂旗之旌冕流錫鑾輅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
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之所疑伏願陛
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
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
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褒赴鑊其
計如藻詔曰在昔喪亂寇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
眷言西顧既歎既歎益懷知欲躬率三軍以湯滌氛穢廓清中

畿光復舊京非大外舅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等并但河洛五都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温以既總督内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省官職令父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廉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録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埽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論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鞬櫜戎務役勤思菩若得解帶逍遥鳴玉廟庭參贊無爲之契豫聞幽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慕但襄陽重鎮江漢艱難一不同曩日而温益新平臺州始服

懸兵漢川成衡藻廣加彊蠻盤牙勢處江流江湖悠遠
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
之艱危敢瞀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耻
皇居不陋於東南神器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
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
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
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踈鈍並閒機務且
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衰秉相濟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
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
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
錄遥領揚州牧鬱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
政會温于涿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
寢温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
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
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
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亦若是
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温竊窺之尼裸
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言訖尼云公

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二州刺史率第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眞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帥衆八萬距温戰于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温先使袁眞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計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温棄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二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歸罪於眞表廢爲庶人眞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于涂中詔以温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蔓詔聽布千疋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尺之孤且幸少未宜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眞病死眞將朱輔立其子璿以爲嗣事慕容暐苻堅並

遣軍援璠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氷軍擊之時暐
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
至璠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荷堅乃使其將王鑒張
蚝等率兵以救璠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
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璠衆遂潰生禽
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師而斬之璠所侍
養乞活數百人悉阬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劒
十人鵦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士
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

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
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
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訪庾倩殷洵曹秀等是
時溫威勢傾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
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
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
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
第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
專征戰聲於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未存車

去軸爲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
謂自爾已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
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善宛延我國祚
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
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
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結兢
詔進溫丞相大司馬本官如故留鎮京師溫固辭仍請
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
西府經衰眞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

萬斛又以熙等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
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
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悉無所寄情矣
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
霍光啓嗣鳴嗚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
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
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
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
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

不久支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
國事一稟之於溫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
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
故甚憤怨與爭沖書曰遺詔使吾依伊霍公故事耳
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
遺勑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荅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
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
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虎賁六十人溫
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兼重師保朕躬
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寮皆
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皆震慴失色或云因此殺
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赴
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
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迨帝所言故衆莫之
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殺消形狀
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帝側初殺浩既爲溫所廢
死消頗有氣尚遂不遜而與武陵王睎遊故溫疑而
害之竟不識也及是

十有四日歸于姑孰
相催促謝安王坦之
而盡規時年六十二皇
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
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
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
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
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
增七千五百户進地方
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
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
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
表疾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
居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
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
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
賜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
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

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
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
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
祕謀殺沖沖知之徙于
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
道平厚篤實嗇藩爲士
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
侯贈驃騎將軍開府
嘉者字萬年江夏鄳

温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
詠温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
的使沖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
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
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
恭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
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
同三司玄嗣温爵玄別有傳孟
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

尉庾亮領江州辟部
失對曰還傳當問卿
嘉故是盛德人轉勸
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
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
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
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
重之九月九日溫宴龍
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
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嘉著嘉
坐處嘉還見即荅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嘉好酣飲愈
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耳又問聽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曰漸近
使之然一座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於
家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會謂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
與同輩夜坐於廳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
珠烱然明淨競以瓢接而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

嫉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妙媚每
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二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
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十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
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
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環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
文嘗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
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迹故
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大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
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公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無乃

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
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虎
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
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
清河洛使竊盜之寇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耻載雪飲
馬灞滻垂旌趙魏勤王之勛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
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
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成宗小廟之禹豈可懃念昔
太甲雖迷商祚無虧公旦雖弊無二聖因茲而言晉

室之機危於殼漢先臣[illegible]於[illegible]而負重既往
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闇廢忽顯明之功探
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
艱難之勞匡復尅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
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
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
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正寔繁咸稱述時
旨互相翁附以臣之兄弟皆晉朝之罪人臣等復何理
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鄉食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

追之功信貝錦萋斐之說臣當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
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
追録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
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
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
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
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
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君元舅之地正情爲朝
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舅事首君爲先帝所拔

超君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布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氏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

復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都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共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

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籍普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尪勇恐尅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

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冒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
墉使仲堪収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西
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泝而得一人
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
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
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為巳前鋒乃授以
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
不知所為乃自爵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
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
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
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
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
來赴與兄庾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
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
遣將軍馬該躡佺期後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
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
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
玄都督荊司雍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

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馬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户千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

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討滅之恩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初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滅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内應元與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大得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欲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震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頓兵近畿示以威

嘗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
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
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
物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常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
不見王師意大悅其將吏亦掾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
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
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諸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肉袒詣玄入
京師矯詔曰義師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
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
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
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甲仗二百人入殿不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
道子于安成郡害元顯于尋陽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
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南遜前豫州
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
揚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謐太傅主簿毛逌
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爲安西
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

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
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揚尹王謐爲中
書令領軍將軍大司馬玄爲大享玄讓丞相自署太尉
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劍
爲六十人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玄將出居姑
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
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
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鎮至
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
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
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賢儁君子之道粗備京師
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恣衆務繁興於
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飢荒玄令振貸之百姓
散在山湖採柏內史王愉惡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
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
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
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劉牢
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

雅之宰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
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
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
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恵昇桂陽郡
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
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
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
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
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
服玩宜常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
運衆皆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
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
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
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仗雖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
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殼仲文卞範之
等又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官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
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王謐散

驃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脩散騎常侍
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
己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
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
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
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爲楚王南康公主
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刀達爲中領軍王
嘏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

十餘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
府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
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
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仄本
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閒而發江陵震動桓
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以討
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散奔
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
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輿等玄僞上表求歸藩

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辭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遊僑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元隱議復肉刑斷錢貨通人文易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財貨元愛寶物珠玉不離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痛慱而取遣臣佐四出搜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譖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已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爲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綬禪位於

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
廟初玄恐帝不肯爲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
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
官到姑孰勸玄僭位玄僞讓朝臣固請乃於城南七里
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
稱萬歲又不易帝諱識者覩其不終玄於是下書大赦
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
也初出僞詔改元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

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
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
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
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遷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
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
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
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虔
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體陵縣王贈沖太傅宣
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

尚書冲次子謙爲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第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贍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十蕃之爲臨汝公殼仲文爲豫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户其康樂武昌南昌皇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户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爲宣城太妃加殊禮給以

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康宮風迅激旂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鼓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邮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末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菟

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紕摘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俳徊輿施轉關令趨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遠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定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者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齊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無慙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游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舊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游宴遇水則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徼無度以夜繼晝兄偉

葬日旦哭晚遊戲一日之中憂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宮咸繫焉省前禁內譁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苟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武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懼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

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敗桓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數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數戰復皇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為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請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

軍裕至蔣山度矗觀弱晉眞淵皎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
玄偵候還云祚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
軍度膺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
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銳先登而進謙等諸
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殿卒言討戰遂將其子昇兒
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
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眞卦位之久月及大白又入羽林
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或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
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是時年

歲抱玄嗚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
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踵玄誅玄諸兄子及
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
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旗輿服備帝者之儀
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乃於是還來襲西上桓歆聚
眾度以致死襲義軍之營於是不遑與眾下謀議唯眺
息誦述官不濟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臺于城南

署置百官以下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各以輕資於是大脩舟師自秣陵至于巴丘舳艫數百里二萬艘船器械甚盛謂其羣臣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人肅遂輕怒妄殺多離怨毅仲文諫曰陛下少垂寬恕遠近所服遂稍平荊雍一匡京室聲振八方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遲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遷敗但失利耳頃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

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褚亥爲桓詔桓亂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前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勑罷之更爲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惡寧之辭玄愈不受仍乃更令所在長不賀遷都玄遣諸鎮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說玄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皓振往義陽聚衆至于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

[illegible]之而走還何無忌劉毅追相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
[illegible]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荊宏等僧
[illegible]為之前鋒以鄱陽太守孫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
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比妄作遂懼禍也結不能
自反鄉三州所信可明示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
[illegible]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illegible]
[illegible]使入無忌毅柜敗[illegible]
[illegible]為唱端之主劉毅兄弟[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
[illegible]傑老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
[illegible]破柜歃手歷陽諸葛長民又

敗歃手勻陂歃單馬渡淮毅率衆過規及下邳太守孟懷
玉與玄戰於峥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權
有敗釁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
縱火盡銳急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
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
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殺仲
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舩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
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
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乘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

至門左右於閤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嘗恬送弟璠喪葬弄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枝田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枝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郎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

及滯等五級度贖之數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遂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蜻雛化爲雄八十日而冠緩鼠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謡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泪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

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
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
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
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
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
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
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
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請
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

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走叫聲動山
谷自辰及午二軍俱潰馮該散走生禽山客毅等平江
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
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
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
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
柞溪破僞虎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
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
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譙縱等北走是

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
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
陵劉敞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温
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湓城襲破江陵劉懷肅
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魯興斬振及僞輔國將
軍桓珍毅於臨鄣斬僞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
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譚祇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
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
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求

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
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
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爲并州刺史使率兵而
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
梁州刺史傅敞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卞範之字敬祖
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楊
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游及玄爲江州引爲長史
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玄爲篡亂以範
之爲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撰異命進範之爲征虜

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玄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兄弟皆以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爲尚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毅仲文南蠻校尉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爲驃騎參軍甚見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卞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

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
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仲文抗表待
罪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
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
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皆昔所輕者
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
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
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
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忌益欽
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嶷子之徒撰義構文以候
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
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
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
駱球等謀反及其舉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
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
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袠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
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頠魏玄菟太守武帝時

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慤涉書記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栢根起於東萊之恢縣彌率家僮從之栢根以爲長史栢根死聚徒海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爲羣盜多權畧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遣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暬劉淵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平靈然之乃渡河歸淵淵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

今眞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
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
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
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
于高都長平間六敗之死者十六七淵進彌征東大將
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
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
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
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詩劉淵武部將軍
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度黃河帝遣司隸
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
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
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
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
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
會石勒寇陳郡潁川汝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
因破越軍彌復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民
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

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二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闇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多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足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衆東屯壺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衆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及彌破洛陽也多遺勒美

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
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
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
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
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
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請彌殺之并其衆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
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
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

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
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
速所經之縣停留者五日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晨歲江夏大饑流
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聚
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
名爲李辰太守奇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
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

新野王歆遣騎督蔣詡討昌於隨郡西大戰蒲敗走昌
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詰妖言云當有聖人出
山都縣吏丘沉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
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
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
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
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
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
有不應募者於詐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皆圖反逆
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驚動
一時蜂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自
皆以絳科頭擔之以毛江夏義陽士
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鼇不從
偃鼇懼密將家室北奔汝南投豫州
妄稱神聖大羊萬計絳頭毛面跳
請臺勑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

情惶懼江沔間
刺史劉喬鄉人期
合善士得五百餘
工言妖賊張昌劉尼
刀走戰其鋒不可當
率諸軍隨汝南以禦

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牟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奔遣將王李楊遊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框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窗破趙驤害宮王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水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禁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

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恒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侯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五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儁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郎部令史及趙王倫簒逆三王起兵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也朝廷從之以敏

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曾
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準
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
離敏請合率運兵人分配衆力破
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
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剋遂至
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庶
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
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
乱遣其將石冰等趣
敏統大軍在壽春謂
戰爲合之衆其勢易
之必矣進乃益敏兵
北戰數十合時冰衆
揚州遣討徐州賊封
相時惠帝幸長安
當西迎大駕承制
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奬喻使赴國難時
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
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
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
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等並僞從之敏
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
廣等皆棄官奔走敏第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
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
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

命寮佐以已爲都督江東運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
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
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江東首望悉受敏官
爵乃遺榮等書曰陳敏本以倉曹令史頑冗下材朝廷
以石氷之亂録其微功越次超授庶其有韓盧一噬之
效而本性凶狡貪榮干運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天道伐
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
高行而盈節附逆義士所恥諸賢既吳會仁人並受國
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厚身奸人之朝降節
逆叛之黨稽顙盈膝不亦羞乎遥度雅量豈獨是安況
今皇輿東軒行即紫館廟謨遠算潛運帷幄便當發荆
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曜武
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擒
賊建鄴而諸賢復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僕與諸君昔爲
同志今已異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引領南望情存舊
懷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材無遠略一旦據有江
東刑政無章不爲英儁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
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

密報征東大將軍劉璿遣兵臨江已為內應進平遣揚州
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
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
象殺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
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
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率萬餘人
將與卓戰未獲濟榮自以白羽翁摩之敏衆潰散敏單
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并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
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
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
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
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
是南安龐寶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
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

寧勸亮假其權而納之時信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勸
曰侯脫雖名漢臣實為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
勤素怒脫貳己憚如啓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
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雜遝而驚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
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勤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漢進逼
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劉納擊破之如連
並盜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
年種穀皆化為蓼壘中大飢其黨更相攻劫官軍進討
各相率來降如言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綏愛如驍

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尫陰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
容養吏成禍端綏固請與之綏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
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為過失綏果不容而杖之如
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豫之流心綏每課之敦常怒其異己
及敦聞如為綏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綏如詣綏
因開宴請劒舞為歡綏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
前綏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收臺云如直前害綏敦聞
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襲之祖第也少驍勇絕人能

被甲游於水中妙爲新野二立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元有戰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荆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元聚衆於竟陵太守號赫定公假會竟陵太守
元俊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會心不自安
潛謀圖之乃畢身盛節以事於元元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荆州賊王冲自號荆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元
所統元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取冲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
取張下刀戟付王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元遣精騎出
距冲城中空虛會因斬元而并其衆以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
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之不得盡滅其家會愧
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會迎猗於襄陽爲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會
有輕會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之於石城時會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會將趨
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
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

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梟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嶽以宛中兵少籍曾爲外援不從佩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廣爲荆州刺史曾距之廣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尅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徽等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徽鬻其肉而啖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上武帝時爲符節令父畯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騫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社疇騫撫等復擾湘州叅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

刺史鄧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陵陵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陵敗於巴陵陵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鄧察領州事因率衆討陵反爲所敗察死之陵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陵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陵乃遣應詹書布其誠款辭旨哀苦詹甚憐之乃啓呈陵書請遣大使宣揚聖旨以赦其罪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陵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陵巴東監軍陵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陵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兵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前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

黨散潰陵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友善內

綜心膂外爲爪牙尋用寖成都內臾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遏害機懼禍及又
屬社稷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黃育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
遣蔡軍葛幽追之及於高儁陵機比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耶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吾九時章貢之咸倒戈迎機訥衆
皆散乃揖節而避機機遂入城訥求節訥數曰菁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慙而止機自以寡州懼爲王敦所
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
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
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
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
至州當相收縛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
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

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州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過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志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提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盖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盖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

初爲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祖約字上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城皇令與逖甚相友愛求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

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柱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
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嚚啀
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令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得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
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逖有功於
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
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
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

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
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
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
捍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
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
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逼
胡寇約謂爲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
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罵
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更讚成其

事於是命逖子沛内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
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師矯詔以約爲
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亡在右闇
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
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内應勒遣石聰來攻之
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於皖城會毛寶援宣
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
夜遁其將聲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
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乞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
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
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一免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
王也祖約猶存臣籍感之曰一約十引賓客又占奪鄉里
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
善獻可集子弟一時俱會云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酣
泣送殺之并其親屬宗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皆妾班
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行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
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存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

勒將祖氏之謀也安多將從之於市觀省濬取送燕子
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
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二水嘉之亂百姓流亡所
在也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以本縣子時豪傑所在
也聚而峻最彊遣長史徐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
枯骨而葬弁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
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
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又疑惡其名何衆恐必爲患將討
之峻懼率其所部數千家汎海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
其遠至轉鷹揚將軍令
艾數重請峻爲內史詔
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
吉運廻不進及王師敗
京師敦遣峻兄說峻曰宜
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
圍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
除淮陵內史遷蘭陵
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
敦作詔峻討敦峻卜之不
績峻退保于駘淮陵故吏徐深
郡之加鷂威將軍太寧初更除
可輒令都鑒議之召峻及劉遐援
豈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
可徒故府道遠行遠軍人疲
可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

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燒壍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加
持節冠軍將軍鎮陽向史加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衆之家有逸死者峻輒匿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稱不如意便肆惡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峻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勤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

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逐近從命至於內輔寔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爭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勤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

不濟狡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軍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蕪湖殺千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禄勳王彬等皆被撞撻逼令擔賁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蕈自蔽無尊者坐地以土自覆

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錢一億二千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舟楊平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義為西陽王太宰録尚書事兼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聞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

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臣術守苑城嶠等
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參
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衂人懷異計
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倚點有智力真徒黨驍勇所
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
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
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兵郡焚毀營落嘉與敦諸
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蔣崗等又餘杭而大
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以臨之峻與任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襲其
以數十騎先薄嶠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
更不如乎因舍甘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
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繼割之
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第逸爲主
求峻尸不獲碩乃孤哭裹亮父母藁劉棺焚白鏡開城自守
韓晃聞峻死引兵赴之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慶亭豐超護
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數千破之斬首千餘級商率衆走延
陵李閎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慶亮降臣

術舉宛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臧營頓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頓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阻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初管商之降也餘衆並歸張健健又鈔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稱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晃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閩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戰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三五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風刀其主來之不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亭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乃共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淨狡有小才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貲產進之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

歸之太子洗馬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
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
庶稍遷譙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
數千人為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
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
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
徒黨于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
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
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
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
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
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鐵吳郡陸瓌吳興丘尪義興許允
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九八郡一時俱
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
謝邈永嘉太守謝逸義興公顧雋南康公謝明慧黃門
郎謝沖張琰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
恬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隃臨海太守
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

其黨曰長者人宣語令識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幾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比旦燒倉廩焚邑屋列木壘井虜掠財寶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角巾還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當走矣遂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緊纍盈目牢之等遠於收斂故恩復得還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內史武成海浦隆安四年恩復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宰之東參軍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壘瀆壘以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

恩恩復還于海轉寇廣瀆害衆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宰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沿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衆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階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滬瀆恩遂遠遁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僊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襲衆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回徹瞳子四轉善草隸亦綜基之既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

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汎海到番禺寇廣

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
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
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
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
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獲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赴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
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猶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
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
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競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
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
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
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
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舟

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遂至江寧道覆三
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拔
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不以萬全為計固不
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虜人所誤事必無
成使我得為英雄區區鳥鳥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
搆石頭斷租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
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不勝進攻京口寇掠諸縣乃
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兵疲不能進退若分弟北襲振可據尋陽并荊
荊州徐更興都下爭衛循可濟因自蔡洲南走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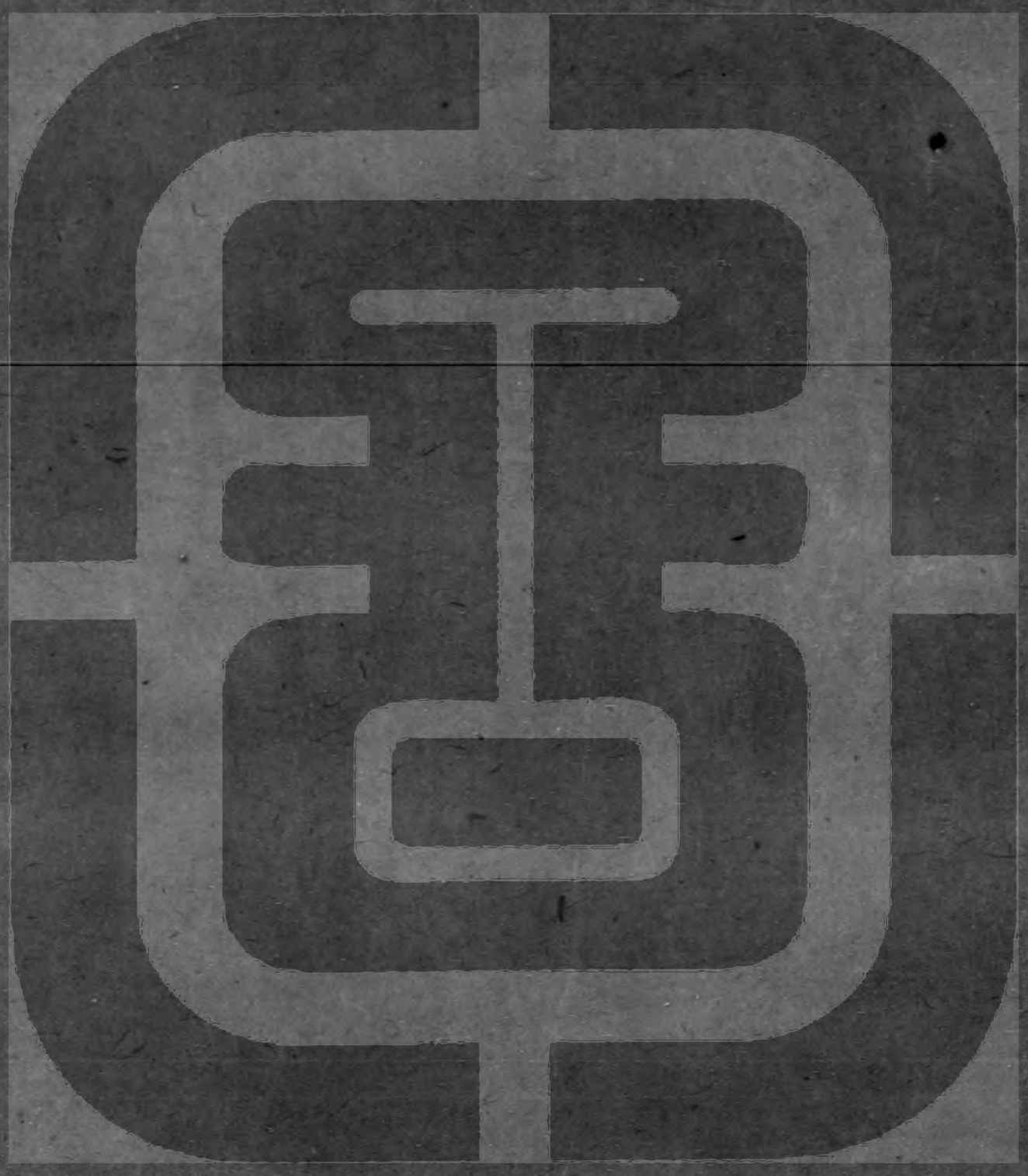
據尋陽裕先遣羣帥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
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
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
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
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
交州至龍編剌史杜慧度議調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
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
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其豈
顧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

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兵進兵東下暉有異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舅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涪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

領兵四千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户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鍾蘭陵太守蕭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薛其人齡石

資名素淺裕遣衆援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於喜弟也
亾出其右又緑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縣道福重兵守
浩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櫓衆未能攻
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
揚聲言大將由内水故道福不敢捨浩今重軍逼之出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亮而攻之勢當
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

六相持虛實相見浩軍復來攻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
所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虞耳縱之翌日進攻皆尅斬
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有相次屯解縱乃出奔其
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呼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
縱不從投道福于浩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
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
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而得之誰不死何懼之
甚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浩福詞其徒

曰吾養爾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繫左右不在譙王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
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斬
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死也謂其徒曰
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鴆洗而卧引
石使至遂戮尸焉